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他为何来到这江湖，浮游中能否找寻到答案？

托风水之名，讲江湖种种。

地师

第四部 地气宗师

徐公子胜治◎作品

游方是江湖八大门风门传人，一代“地师”，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人君子，也算不上标准的好人。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身入江湖，良心已经让狗吃了一一半，却总用‘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口号为‘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找借口；但另一半还得小心收好，否则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人对己，为何而来？”

太白文艺出版社



地师

第四部 地气宗师

徐公子胜治◎作品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地师.4/ 徐公子胜治著.—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680-857-3

I.①地… II.①徐…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8746 号

地师

著者 徐公子胜治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80 印张 1500000 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857-3
定价 112.00 元 (四册)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地
DISHI
师

第四部
地气宗师

- 第七十三章 ·1·
非君佳偶
- 第七十四章 ·14·
多美的夜色
- 第七十五章 ·27·
假如星星是天上的眼睛
- 第七十六章 ·40·
问君何能尔
- 第七十七章 ·53·
心有千千结
- 第七十八章 ·68·
美人名剑
- 第七十九章 ·80·
挥金如土
- 第八十章 ·93·
月影无声
- 第八十一章 ·106·
送天梯
- 第八十二章 ·119·
玉箴密谋

第八十九章 ·211·
郎心似铁

第九十章 ·224·
百炼钢化绕指柔

第九十一章 ·237·
携你入境

第九十二章 ·252·
你是一条鱼

第九十三章 ·268·
唤魂术

第九十四章 ·284·
九尾狐的故事

第八十三章 ·132·
她回来了

第八十四章 ·145·
等将来有了钱

第八十五章 ·158·
发财了

第八十六章 ·171·
悄悄的我走了

第八十七章 ·184·
除却巫山不是云

第八十八章 ·198·
攸宁

第七十三章

● 非君佳偶

落日时分,湖光山色最美。游方懒洋洋地坐在别墅前草坪的休闲椅上,手边的桌上放着点心与清香微腾的绿茶,他欣赏着麓湖风景,享受着悠然闲暇时光。这一阵子遇到的事情实在太多,好久没有这种身心放松的美好感觉了。

向影华就坐在不远处,神情恬静,与游方一边品茶一边远眺麓湖。向影华突然向左侧的山路看了一眼,游方也感觉有车冲这儿来了。

过了大约半分钟,盘山道上出现了一辆黑色奥迪 A4。游方站了起来,认出那是齐箬雪的车,自己开过。

齐箬雪开车上山,抬头看见了山庄别墅的红色屋顶,再一低头,前方路旁站着的不就是他吗?他似乎早就知道她要来,仿佛一直站在那等她。再一次看见他,仍然是那么气度从容,衣饰打扮也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与众不同的器宇,真的很俊朗。

齐箬雪下了车。

他就在两步之外,微笑着伸出了手:“齐小姐,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齐箬雪也面带礼节性的微笑,伸手轻轻相握:“兰德先生,真是幸会!下午听吴琳琳转告,才知道您来了,欢迎下榻亨铭集团所属的白云山庄!”

只说了这一句话，她的声音就顿住了，胸前莫名有些发胀，嗓子眼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呼吸微微发热，眼圈微红，就似受了什么委屈。这变化虽然很细微，虽然她仍然面带微笑，但细心人也能看出一丝痕迹。

两人的手没松开，齐箬雪以为自己只是轻轻相握，但手指拢的却有些紧，除非游方刻意甩脱，否则还真不好松开。这个姿势如果是静态的，看上去相当自然，可是动态的就有点特别了。就似两国领导人会面，刻意保持一个友好握手的造型，让围观的记者拍照。

这只手细腻柔嫩，握在手心很舒服。游方当然摸过，不仅摸过，他还曾紧扣她的十指，将她的双臂扭在身后，而且她衣下起伏销魂的曲线，他都曾肆无忌惮地抚揉。眼前的她依然冷艳而性感，并悄然增添了一抹妩媚。

“齐小姐，你的气色好多了。”大约过了十秒钟，游方才说了第二句话。

齐箬雪下意识地答道：“是啊，谢谢你的关心！”

这时向影华已经走了过来，向齐箬雪伸手道：“兰德先生，这位也是你的朋友吗？你好，我叫向影华！”

齐箬雪这才反应过来，似是很自然地松开了游方的手，与向影华握手打招呼：“向小姐，你好！我是亨铭集团的执行董事齐箬雪，欢迎您选择这里下榻！我恰好听说兰德先生也住在这里，顺道过来拜访，代表亨铭集团问候一声。”

嘴里说的全是场面话，心中却不得不惊叹面前这位女子的明媚动人！湖光山色、淑景浓情，可以衬托一个人的神采，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她站在那里，却可以增添山水的风光，向影华无疑就是这种人。

女人对女人，有非常直观的第一评价，吴琳琳说的一点没错，亲眼所见甚至超出了她的形容。

“齐董事，你太客气了，多谢你的问候，一起坐下喝杯茶吧？你与兰德先生老朋友见面，正该好好聊聊。”向影华顺势拉住齐箬雪的手，亲切而不失礼貌地邀请她一起坐下。

山庄的领班经理见齐董竟然亲自来了，赶紧走出来打招呼，并且亲自冲茶续水。三人坐在一张桌边聊天，说的都是一些礼节性的客套话，好似她与游方之间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齐箬雪问了向影华的来意以及在广州打算做什么，向影华只回答她是出来散散心，顺便拜访朋友。

齐箬雪也问了游方怎会这么巧与向影华一起来，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游方看

似很随意地解释是给松鹤矿业看风水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又聊了几句风水方面的话题:古时开矿也讲究地理勘验,工程师就是风水师,沿地脉变化而寻矿脉。到了当代,找矿开矿已经有了很多先进的科技手段,但是看风水仍然很重要云云。

谈话的气氛是很轻松友好,每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但内心的感受却又似在刻意回避着什么。聊着聊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草坪周围亮起了柔和的灯光,领班经理走过来问道:“梅先生、向小姐,快到晚饭时间了,要把菜单送过来吗?”

向影华很有礼貌地邀请齐箬雪共进晚餐。天色已晚,总不能让人下山回家吃饭吧?她倒是挺大方,中午请客晚上也请客,请的都是年轻漂亮的大姑娘,而且都是游方的朋友。

恰在这时,齐箬雪的手机响了,她说了声抱歉打开坤包拿出手机,站起身来到一旁接电话:“喂,段总吗?我是齐箬雪,今天晚上的约会当然没忘,合约我随身带着呢,您为什么非要在那里签呢?那好吧,我大约一个小时到,回头见!”

说到这里她想放下电话,那边好像还没完,她又说道:“您说什么?我提前下班了,处理一些私事,真没想到您会亲自到亨铭大厦去接我……亨铭?他去外地出差了,要下个月才能回来,合作的事情,我可以全权处理。”

她放下电话很抱歉地说道:“谢谢向小姐的邀请,但我晚上还有公务要处理,改天请二位吧,先告辞了!”

齐箬雪匆匆地走了,开车下山的时候莫名感觉鼻子有些发酸,却又不知道为什么。兰德先生对她的态度没有问题,她不该有所幽怨,但是向影华却让她有一种受挫感。无论家世、相貌、谈吐几乎都无可挑剔,尤其是那恬静而自信的气质,几乎是别人模仿不了的。

齐箬雪也算这座城市中的精英,年轻貌美,性感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身居要职,身边从来不缺乏艳羡的目光,但是在向影华面前,却有一种孔雀看见凤凰的感觉。偏偏梅兰德的同伴就是向影华,她没来由地有一丝伤感。

齐箬雪走后,向影华与游方仍坐在那里品茶,并没有要吃晚饭的意思。游方的神情微有些不安,向影华突然问了一句:“那位齐小姐的包里,有一枚秘法晶石,对吗?”

游方点头道:“是的,瞒不过您这种高手的神念。”游方的旅行包里有一堆晶石,各色物性混杂,向影华不知其究竟,也不可能去翻他的包。齐箬雪的坤包里只有一枚晶石,且灵性洗炼纯净非常特殊,向影华这种大行家怎会察觉不到?

向影华又问道：“是燕尾双晶香花石，难得灵性洗炼纯净，有凝境养颜之神效，对吗？”

游方又点头道：“是的，向小姐果然是大行家。”

向影华微微笑道：“此物作为秘法晶石，另有用处，洗炼纯净之灵性，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世间致宝，但对于你我这种修为，却无多大用处。”

这倒是实话，刘黎都一百多岁了，看上去还精神得很，说他是某个单位还没有退休的领导绝对有人信。游方亲眼见过向左狐，他当时已经七十岁了，看容颜也就和三十多岁的人差不多，只是气质老成，没有人会把他当小伙。

游方微微惊讶道：“齐小姐并不知风水秘法，此物对她当然有神效。我只是有些好奇，向小姐并未看见，仅凭神念感应就能说得如此细致，有些不可思议。”

向影华淡淡地道：“其实也没什么，原因很简单，我十八岁那一年，也凝练了一枚一模一样的晶石……如果我猜得不错，齐小姐那枚燕尾双晶香花石，就是兰德先生送的吧？”

一句接一句的问话都判断得准确无误，游方只得连接点头道：“是的，就是我送的。”

“兰德先生，您真是风流豪爽！”向影华看着他，眼神中竟有难以琢磨的笑意，似包含戏谑、宽容、考问等等意味。

这话说的也不错呀，拿这种东西送人，而且是送给没有真正明白其价值的美女，确实是既风流又豪爽，甚至称得上狂放了。若说他与齐箬雪没什么关系，鬼都不信！

她这是在夸他吗？听语气很像，味道却又不大对。这姑娘很聪明，说话也很直接，游方没有与她的目光对视，低下头去喝杯子里已经有些凉的茶。向影华的话还有更直接的呢，只听她又说道：“兰德先生，恕影华直言，齐小姐才貌俱佳，却非君佳偶。”

这话什么意思？听到这里，游方终于有一丝不悦了。向影华说齐箬雪不是他的最佳伴侣，其实一点都不错，梅兰德的身份是江湖风门前辈，精通秘法修为，而且此番出山，也惹了不少恩恩怨怨，齐箬雪这种坐写字间的现代白领与他显然不合适。

但是，这又关向影华什么事？就算是实话，也不好这么当面说呀！

见游方低头不语，嘴唇碰着茶杯沿既不喝也不放下，向影华忙道歉：“影华方才

失言了,不应该说这种话,请兰德先生万勿怪罪,在此向你赔礼!但是你心神不宁,为何还要坐在这里不去找她呢?影华只是想提醒而已,却不好开口……方才那个电话以你的耳力应该能听清楚,对方那位段总可能用意不善,我能感觉出来,相信你也有所担忧。既然齐小姐是你的朋友,关心是应该的,她毕竟是个弱女子。”

游方终于放下了茶杯,抬头道:“原来你是想提醒我那姓段的可能心怀不轨,却又拿不准我是否愿意管她的闲事。其实我还坐在这里,就是等她先下山,不想让她发现我在后面尾随,既然被你说破了,能不能把车借我用一用?”

向影华笑了:“说什么借字,车钥匙还在你手里呢。”

今天约齐箬雪见面的人,就是鸿彬工业园的副总、绰号断头催的段信念。要谈的业务很重要,前因后果说来话长——

鸿彬工业园“事件”之后,迫于内外双重压力,鸿彬集团也做了很多调整,这些调整当然导致了经营成本的上升。也许是为了还击舆论,也许是为了降低成本,鸿彬集团在公开的场合曾表态,要将生产线向印度或越南转移,总而言之就是想撤资。

这些都是瞎扯淡,发几句牢骚耍傲娇而已。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组织协调严密、需要发达的物流系统支撑的行业,跑到印度那种地方是找死,跑到越南那种地方也铺不开规模。在当今世界上,根本找不到像中国这样基础设施如此完善,受过完备基础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如此充沛、运作效率如此之高的投资地。

尽管这里有很多让人不满甚至无语的事情不断发生,很多遗憾仍未改变甚至越来越深,但三十年来这个庞然大物经济飞速发展创造的有利环境,其成就无论如何是不能抹杀的。

鸿彬集团的计划就是将集中的代工生产线,从东南沿海向中国内地转移。鸿彬工业园的规模不再扩大而是有计划地逐步缩小,增加在重庆等地的生产线。一方面继续寻求所谓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利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降低人力成本。

在鸿彬集团内部的高层决策会议上,游方提供的“风水报告”也被拿出来讨论,其中有一条说得清楚,鸿彬工业园的规模过于巨大,以至于在内部形成独立的社会环境,而企业本身却缺乏很多社会职能。结合其他方面的风水分析,此地有戾气生成不能疏散,容易形成戾气化煞局。

游方提供的“风水报告”当然远不止这一条,但是鸿彬集团董事局主席段德璋后来重点关注的就是这一条。他在考虑如何将规模优势控制在一个临界点,分散回避社会风险时,结合其他方面的因素,做出了转移以及新建生产线的决定,下一站选择在重庆。

扩建重庆工业园并没有太多技术上的难度,首先需要找寻方方面面的门路,重新建立人脉,这需要可靠的人经手,负责人就是段德璋的侄子断头催。

此举当然会削弱鸿彬工业园的盈利能力,但堤内损失堤外补,鸿彬集团并不吃亏。可是对于亨铭集团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亨铭集团只是鸿彬工业园的股东而非整个鸿彬集团的股东,在将来的投资收益方面无疑要受损失。

亨铭集团无法左右大股东的决策,但可以继续寻求投资合作,赵亨铭特意拜访了段德璋,原则上达成了同比例参股重庆工业园的意向。但这只是一种意向而已,具体的合作方案还是需要与断头催谈。赵亨铭见到了断头催,口头达成合作,然后自己就和往常一样做了甩手掌柜,具体事务以及合约细节都需要齐箬雪等工作人员来签订。

上层人物表面上的点头容易,真正研究起参股合作细节却很困难,甚至是分歧重重。因为鸿彬集团并不一定需要与亨铭集团在重庆工业园继续合作,段德璋对赵亨铭点头也许就是给牛老一个面子。好不容易达成了最后的协议合约,断头催却一直没时间签字。

齐箬雪告诉断头催,赵亨铭去外地出差了,其实赵亨铭去了哪里,断头催比她更清楚。赵亨铭带着一位在电视节目中新近崭露头角的女模特,还有昂贵的专业摄影器材,到云南研究“人体摄影艺术”去了。该模特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尤物,就是断头催“经手”介绍给赵亨铭的。

断头催今晚约齐箬雪在广州的香林大厦见面,就是要最后签约。这种工作方式很不正规,但是断头催从来都是这样的工作风格,段总工作很忙嘛,好不容易抽空飞来广州一趟。

齐箬雪是一个人去的,断头催私下向鸿彬集团索要一笔“好处费”,赵亨铭答应了,齐箬雪要带一张转账支票过去。名义上是支付给断头催指定的某公司的“技术服务费”,表面上看不出索要好处的痕迹。这张支票,要在合约签字盖章后,亲手交给断头催本人。

齐箬雪怎么也想不到,断头催今天晚上打算钱也要、人也要!别说她,连赵亨

铭都蒙在鼓里。像他们这种人，有钱有势根本不缺女人，想玩女人有的是办法，用不着非法暴力手段，没必要的话谁惹那个麻烦呢？齐箬雪这种女人，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社会地位，不是无知少女，就算想上也不好乱来。

但是断头催这位出身台湾帮会组织、依靠伯父段德璋才拥有如今地位的“实业家”，竟然就打算用黑道下三滥的手段强占齐箬雪。

断头催吃错药了吗，动赵亨铭的女人？且不说这么做的法律后果，就算齐箬雪不是赵亨铭的女人，也是合作方亨铭集团的执行董事，这件事如果传出去，还怎么做生意？但是断头催还真敢动，色胆包天这四个字大概就是形容他这种人吧。在台湾混帮会以及在鸿彬工业园当头号监工的时候，无法无天的事也不是没干过。

他第一次见到齐箬雪，是在鸿彬工业园，看见这位冷艳性感的美人儿，就忍不住身上发热，恨不能搂到床上好好蹂躏一番。但是他没机会，人们都说齐箬雪是赵亨铭的女人，从英国万里迢迢专门追随而来。

俗话说狗肉上不了台面，就算上了台面——它还是狗肉！段信念的出身在他所交往的圈子中，大家都清楚，虽然表面上称兄道弟，但是内心真正看得起他的人没几个。断头催想玩女人有的是，但是齐箬雪这种人无论如何不可能看得上他。

就算是做情人，断头催能给的，赵亨铭一样能给，而赵亨铭所具备的，断头催没有。就是这样一位让他垂涎欲滴又没法到手的冷美人，激起了他极大的占有欲，终于有机会了。

断头催有两个心腹马仔，是从台湾混帮会时就一直跟着他的手下，狗头军师一般的人物，一个叫金坤，另一个叫林渊。断头催冒什么坏水一般都和这两人商量，经常也是这两人去安排。他从重庆飞到广州之前，就和这两狗头军师讲了自己的打算，此番一定要如愿以偿，将齐箬雪搞上床，最好还能长期玩弄。

金坤当时就吓了一跳，婉转地劝道：“那可是赵亨铭的女人，你得罪了赵亨铭不要紧，万一闹大了得罪牛家就不好了。段总想要妞的话，我倒认识几个新鲜漂亮的妹子，打个电话叫到广州去陪您玩玩。”

断头催却冷哼一声道：“少跟我提赵亨铭，这一次重庆工业园合作，是我赏他口饭吃！他带去云南的那个模特，上个月可是我的马子，我把自己的马子都给他了，就不能动他的马子吗？”

“亨铭集团的执行董事又怎么样，不就是个高级打工妹？这种人爬得越高，就越担心失去现在的地位，反而越好摆弄。你们跟了我这么久，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

不懂吗？这种事情，就算赵亨铭知道了，他还能向外宣扬吗？而且只要做得漂亮，那齐箬雪自己都不敢说。

“上次在鸿彬工业园，她请来那个洋妞，说是搞危机干预的，结果却被政府请去当顾问，摆了我们那么多道，小嘴一张，工业园的损失就上亿啊！虽然我大伯说是不得不为，但这笔账不算到她头上算到谁头上？这么多钱都花了，我上了她又怎么样？”

“你们俩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把这件事做得干净漂亮，让这妞以后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女人嘛，只要得了手，多上几次也就认命了，弄不好还干出感觉来了。段哥我的床上功夫可不是吹的……”

见老板主意已定，而且话说的也很有道理，两位狗头军师就开始琢磨了，以前坏事显然没少干，这一次安排的陷阱几乎天衣无缝。断头催私下里向赵亨铭索要好处费，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所以让齐箬雪一个人来签合约，并把支票交给断头催本人，急待签约的齐箬雪不可能不答应。

齐箬雪是亨铭集团的执行董事，而且也有亨铭集团的干股，为了一笔重大业务上门行贿，乞求段信念签约，万一事情闹开了，没有证据，谁相信这是强奸？无非是为了利益的色诱而已，就算上了法庭法官也会这么认为。别忘了齐箬雪是晚上自己去的，带着合约还有行贿的支票。

当然了，这些都是最坏的打算，在这种情况下，齐箬雪自己也应该清楚，最终只能吃哑巴亏。真要闹起来的话，身败名裂的恐怕是她，这一手安排不可谓不毒不妙。

至于赵亨铭，说白了，断头催还真不怕他，鸿彬集团与牛氏集团的生意往来并不多，而且这一次摆明了是给面子才同意与赵亨铭合作。就算他知道了断头催动过齐箬雪又能怎样，公开翻脸吗？亨铭需要与鸿彬合作，而鸿彬未必需要拉上亨铭，谁求谁得搞清楚。

而且这种事，齐箬雪未必会说，赵亨铭未必会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能宣扬。断头催精虫上脑虽然犯浑，但毕竟是从道上混出来的，不是什么门道都不懂，他还特意叮嘱两位狗头军师：“我送了赵亨铭一套摄影器材，自己也买了一套，这次正好用上。”

商量好计划之后，金坤舔了舔嘴唇道：“段哥，这次也是您先吃肉，我们兄弟跟着喝口汤吗？”

断头催断然摇头道：“不行，这个婊子不一样，你们不许碰！”

齐箬雪可不是向影华所说的弱女子，向影华在游方面前那么说，多少有点反讽的意思。向影华虽然不习武，但眼力还是有的，也能看出来这位齐小姐会功夫，而且身手不弱。

齐箬雪不仅练过时下流行的女子防身术，甚至练过内家拳，功夫虽然不能与游方这种真正登堂入室的高手相比，但是施展开来，打倒两三个流氓没问题。否则的话，上次也不会冒冒失失地大半夜跟着游方进流花湖公园。

她随身也有三宝啊，小型高压电击器、防狼喷雾剂，还有那枚燕尾双晶香花石，都放在坤包里。齐箬雪当然想不到断头催会这么对付她，除非他吃错药了，可是断头催恰恰是吃错药了！

香林大厦只有十二层，称“大厦”两个字很勉强，在高楼林立的广州市只是一栋不起眼的建筑，也是鸿彬集团在内地的投资。一至三楼对外出租，有洗浴中心、饭店、精品屋、美发馆等等，四至十二楼是办公场所。

别看楼不高，但内部装修很精致，而且秉承鸿彬集团的一贯风格，楼内监控很严密。电梯、楼梯、走廊两端以及拐角处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楼内也有红外感应电子报警系统，但通常并不开启，因为各个楼层晚间总有人加班。

齐箬雪来到香林大厦，在门外停好车，直接上了八楼。断头催亲自站在楼梯口迎接，一见面就笑眯眯地说道：“齐小姐大驾光临，欢迎之至！我已经等你半天了，每次见到齐董，都觉得你比以前更有魅力。”

齐箬雪也笑了笑：“多谢夸奖，不好意思，让段总久等了！您还没吃饭吧，今天晚上我请客，就近在楼下怎么样？”

断头催摇头道：“哪能要美女请客呢？吃饭不着急，俗话说好饭不怕晚嘛！还是先把正经事处理了，不就是签个约吗，快得很，合同章我带过来了。”

来到一间会客室，宽大的沙发、精致的灯具与桌椅，布置得很豪华气派。齐箬雪坐在沙发上，从坤包里拿出了随身带的主协议文本。鸿彬集团与亨铭集团之间的合作协议有厚厚的一摞，但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式三份薄薄的主协议，需要段信念签字盖章。

断头催笑着问道：“我和赵总商量好的事情呢？”

齐箬雪也笑着答道：“只要签约完毕，当然没问题。”

断头催从上衣领口里掏出签字笔，这才突然想起什么事情，一拍脑门道：“合同专用章不在这儿，齐小姐请稍等，我签完字盖好章亲手给你送过来……你们也都出去吧，没什么事了，让齐小姐休息一会儿。”

断头催把工作人员都打发走了，自己也拿着合约离开了会客室。齐箬雪等了大约五分钟，屋子里的换气扇突然开启，会客室内间的侧门开了，走进来两个一脸猥琐的人。一人拿着三角架和数码摄像机，另一人拿着一台很高档的数码照相机与另一台数码摄像机。

他们走进会客室，先打开了窗户，然后对着齐箬雪坐的那张宽大的沙发架好了摄像机。将照相机和另一台摄像机放在了茶几上，又在屋子里架起了专业的摄影灯与反光板。

齐箬雪很纳闷地问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林渊一脸淫荡相，捂着鼻子走过来关闭了茶几上一个小型加湿器，色迷迷地说道：“齐小姐别怕，我们段总说了，今晚的签约仪式非常珍贵，他要摄影拍照留念，将来与齐小姐一起慢慢欣赏，这样更加刺激尽兴！”

齐箬雪一惊，当即就想站起来，然而屁股刚刚离开沙发，旋即软软地又坐了回去，无力地靠在沙发背上。暗自一运劲，却骇然发现全身提不起一丝力气，只能勉强半抬起胳膊，她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心脏仿佛骤然紧缩，意识到断头催想干什么了！

生活真是比小说更夸张，她做梦也没想到竟会遇到这种事，此时此地已经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脸色刷地一下变得苍白。

断头催的手段其实并不复杂，加湿器里散发出的是一种医用神经麻醉剂，吸入之后人能保持清醒，但运动神经会麻痹，手脚没有力气，无法反抗所遭受的侵犯。他要好好享用这个女人，可不想在她昏迷不醒的时候上，那样不够刺激。

这时断头催走了进来，将三份签完字盖好章的合约放在茶几上，凑过来淫态毕露：“冷美人，你既然送上门来，段哥肯定会好好疼你的。要是嫌他们两个碍眼，我一会儿就把他们打发走，这里只有你和我共度良宵……你藏在衣服里这一对乳鸽，哥哥我想了很久了，今晚上终于能好好尝尝了。”

他的手已经伸向齐箬雪的胸前，正准备按上去，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

脆响声传来,就像打碎了一块玻璃,而且这声音却接连不断,足足持续了十几秒钟,声音来自齐箬雪放在茶几上的坤包。随着声音,就看见金坤与林渊捂住太阳穴似乎很迷茫的样子,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声音响起时断头催回头看了一眼,随即就像中了什么咒语,也软倒在沙发旁的地毯上。

听见这声音,齐箬雪的感觉却不一样,她觉得自己全身的骨节与肌肉都随之轻微震颤,显然这只是一种错觉,她实际上一动也没动。等到声音结束之后,她突然感觉自己能够坐起来了,虽然浑身依旧软绵绵的,但至少恢复了行动能力。

她在第一时间坐直身体伸手打开自己的坤包,防狼喷雾剂与电击器当然还在,但是那枚装在有机玻璃保护罩中的燕尾双晶香花石却变了模样。晶石内部如波浪般的花瓣纹路,此刻闪着晶莹的反光,仔细一看原来全部成了细小的裂纹,石头却没有碎,反倒显得更加晶莹剔透。

恰在这时,晶石旁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齐箬雪第一时间拿起电话就接。不管是谁打来的,她必须立刻与外界联系,现在仍然浑身无力,也不清楚面前这三个人出了什么状况,不论是报警还是求救,都必须有人知道她在这里。

电话刚刚接通,就有一个浑厚苍劲的男子声音说道:“齐董,我知道你在哪,也知道出了什么事,不要怕也不要着急。那三个人一时半会爬不起来,你如果能走的话,收拾好东西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慢慢地走出去,让所有人都看见。”

“下楼之后不要着急开车,先坐一会儿吹吹风,等完全恢复了再走,直接回亨铭大厦不要回家。最好召集工作人员连夜开会,反正你要的合约已经签了。现在你应该能走了,慢慢的,表现得正常一点,离开这里,剩下的事情不必再管了。”

遭遇这一连串的意外变故,齐箬雪已经蒙了,电话里的声音她似乎没有听过,但语气总觉得有些耳熟,怎那么像“他”在说话呢?已经没有时间多思考了,齐箬雪赶紧收好东西,拿起那三份合约,并且将一张支票留在了茶几上。手撑着茶几艰难地站了起来,提着坤包一步一步挪到了门口。

费力打开了已经反锁的门,扶着门框喘了几口气,这才带上门走了出去。她浑身仍然发虚乏力,走得很慢,却尽量控制身体,每一步都不乱。这种神经麻醉剂,其实没什么解药,剂量过多是会要人命的,但如果恢复了对运动神经的控制,药劲就渐渐过去了。

齐箬雪吸入的剂量并不多,只是感到浑身无力而已,就算没有刚才那一出,大约过半个小时也能恢复过来。但这段时间已经足够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了!

断头催其实也不清楚齐箬雪的底细,不知道这位冷美人有一身好功夫,恢复的速度可能更快。以为她就是那个弱女子,只要自己得手之后,对方恐怕就没有反抗的余地了,人在那种情形下通常会意志崩溃。

可能还存在一种假设,假如断头催真的成功了,等到齐箬雪恢复,说不定羞愤之下会当场杀了他,断头催与金坤和林渊这三个人加起来都不是齐箬雪的对手。那样的话事情的后果就彻底难以想象了,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谁也不会知道这一幕是否会发生。

虽然理论上这种麻醉剂并不影响人的意识清醒,但齐箬雪的脑袋还是发蒙,思考有点困难,莫名对那个电话中的声音很信任。在几乎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就完全按照他说的做了。

下楼走出香林大厦,齐箬雪感觉已经恢复了不少,至少迈步时双腿不是那么沉重了。她上了自己的车,打开车窗坐了一会,让冰凉的晚风吹过发梢,身体渐渐恢复了正常。虽然与人动手过招还不行,但与一个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显然是有人在暗中用不可思议的手段救了她,这一路上她都在注意观察周围,却没有发现熟悉或者可疑的人影。但是上车之后,她却看见香林大厦门前也停了一辆车,与她傍晚时在白云山庄看见的那辆奥迪 Q7 一模一样,车牌号虽然没有完全记住,但挂的是江西牌照不会错。

她终于确定,梅兰德就在香林大厦中,那枚燕尾双晶香花石是他送的,今晚出现那么奇异的一幕,一定也是他的手段。他真的是一位神奇的传说人物吗?否则这一切没有办法解释,他怎能办到呢?

就在这一刹那,她的眼泪刷地就涌了出来,顺着如精美大理石雕塑般的脸颊无声无息地流淌,渐渐沾湿了胸襟。过了好几分钟,她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扯过放在车里的纸巾拭干泪水,拿过包里的化妆盒,取出粉扑在双腮以及脸颊上点了几下。

然后她又打开车灯,对着小镜子补上淡淡的眼影。女人有些反应永远都让男人想不到,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齐箬雪竟然在补妆!

简单补好淡妆,她的样子已经勉强可以去公司开会了,然而人却没有立刻离开。她坐在车里,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托着那枚布满精美波浪花瓣状裂纹的燕尾双晶石,出神地望着香林大厦门前。

她有所期待,希望看见他从香林大厦里走出来,然而等了几分钟也不见那个熟